

《六祖法寶壇經》第八講

〈機緣品七〉

近育法師 2018 年 7 月 8 日下午講於金佛聖寺

諸佛菩薩、上人、諸位法師、諸位善知識：大家阿彌陀佛！

我們今天繼續來看《六祖壇經》的〈機緣品〉第二集。

〈機緣品〉，就是機跟感之間，他們一碰面時的絲絲入扣，甚至不用講話，一眼便知道要怎麼樣點撥來人。我們說，這個很像大內高手過招。那你可能會說，他們是高手，那我也不是低人。我們就來看看他們彼此間的問答，也看看自己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，自己是怎麼來回答的，自己的「機」是什麼？

【僧智常。信州貴谿人。髫年出家。志求見性。】

首先來看智常法師，智常法師是信州人，髫年出家。髫年是幾歲呢？

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張表，我們中國有一個習慣，不曉得在座各位，家裏還有沒有這個習慣，小孩子出生一歲的時候會抓鬮，有沒有？就地上擺滿了東西，讓他去抓，以小孩抓到的東西判斷他長大以後會做什麼。家裏沒有這個習慣的，大概也聽過有這麼一個事情。

比如清朝小說《紅樓夢》，大家都知道《紅樓夢》的男主角賈寶玉滿周歲的時候，家裏的地上也是擺滿了算盤、鋤頭、鋸子、筆等等的東西。你知道他抓到什麼？他抓到胭脂，所以註定他一生都跟女人在一起。

前幾天還有一個信眾，她在女兒周歲的時候，也是好玩啦，就在地上擺了些東西；當然她是希望女兒能抓《華嚴經》。可是你知道她抓了什麼？手機。她說，大概以後跟她一樣是做會計。

髻年，就是大概七八歲的樣子，我們常常說黃毛丫頭，或者說黃髮垂髻，小孩子的頭髮垂下來。髻年就是這個時候、大概是七八歲左右。

你看，七八歲就志求見性。足見法師小時候就非常的好樂佛法，想要出家學道，善根是非常的深厚。長大了以後就去大通和尚那個地方請教佛法大意。

【曰。智常到彼。凡經三月。未蒙示誨。為法切故。一夕獨入丈室。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。】

他到大通法師那個地方三個月，法師也沒有給他什麼開示；他按捺不住求法心切，有一天就去方丈室。

在佛教名詞裏面，住持、方丈，你知道方丈這個詞是怎麼來的嗎？也聽過首座和尚這些名詞，對不對？方丈的出處，來自《維摩經》裏的維摩詰居士，當時他住的房間就是一丈，因此後來就把他叫方丈。方丈是這樣來的，也就是一個廟的住持。

【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。大通乃曰。汝見虛空否。】

有一天他去見方丈，問：什麼是本性、如來藏性？法師回答：你看見虛空了沒有？

【彼曰。汝知虛空有相貌否。對曰。虛空無形。有何相貌。彼曰。汝之本性。猶如虛空。了無一物可見。是名正見。無一物可知。是名真知。無有青黃長短。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。即名見性成佛。亦名如來知見。】

各位高人，看看他的問題出在什麼地方？他說：你看見虛空了沒有？虛空有沒有相狀？虛空有沒有長形、方形，男相、女相，有沒有這些相狀？沒有，對不對？我們看虛空是沒有相狀，沒有大小方圓。那我們的本性也是如此，像虛空一樣，了無一物可見，沒有長短方圓，沒有青黃赤白，這個就是你的如來藏性。

請問，你聽了大通法師的一席話，明白了沒有？見性了沒有？我們都沒開悟，對不對？聽了這樣一席話，也沒有見性。你看：我們這一念心沒有形相，也沒有青黃赤白，也沒有長短方圓，沒有一物可見，沒有一法可得。他說這麼一聽下來，就知道了如來的知見了。

請問，我們悟了沒有？沒有，對不對？智常法師也是一樣，大通法師說了這一套話，弟子心不安，不明白。這些道理聽下來，充其量只是長了知識，可是並沒有見自本性。那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？

六祖大師就跟他講，大通和尚跟你講的還存了一個見，存了一個知，他就給他一個偈：

【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
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
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
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】

「不見一法存無見」：你現在「有」，空了，沒有了；可是你還守著那個「空」，「沒有」。

打一個比方，有三個禪和子，他們在禪堂裏面打坐，禪堂是禁語的，他們坐了一天一夜。到了晚上，一陣風吹過來，把蠟燭給吹熄了。其中一個人忍不住說：「哎呀，火滅了！」第二個人劈頭就說：「你怎麼說話？」第三個說：「哎，還好，只有我沒有說。」

三個人都有沒有說話？有。他把「有」空掉了，可是死抓著「空」不放。他有沒有抓？他放掉了「有」，放下了；「空」卻死死的抓住。有沒有抓？有。所以他雖然沒有「有」的見，可是他還有一個「空」的見，這就是執著。你說虛空沒有相狀，是個空，可是你還是抓住那個空，還是有執著。所以六祖要破的，就是這個地方。

禪宗講在哪裏執著，就破哪個點上面。所以宗門講的是破，不是立。凡是行人一有對待，明眼善知識一眼看出，就破我們對待的地方，把我們執著給破掉。

所以他就說，雖然你不見一法，可是還存著空見，守著這個空見不肯放。不立一法，一直抓著不立一法的概念。因此不能見自本性。

六祖大師一跟他點撥，智常法師就悟了，就說了一偈：

【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
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
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
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】

「無端起知見，著相求菩提」：我一直尋尋覓覓菩提，存著悟的念，牢牢抓著悟的念，這跟我當時沒有悟，是一樣的執著。

先看「不入祖師室，茫然趣兩頭」，他不見一法，應該是萬法皆空，可是他存了一個不見法的見，他還是有個見。「不入祖師室，茫然趣兩頭」，是哪兩頭？空和無見。茫然趣兩頭，就是存了無的見，守了空的知。

我們再往上看前面兩句，「自性覺源體」，如果見自本心、悟自本性，「隨照枉遷流」，就可以做到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到哪個地方都自自在在，因為沒有執著了。

這個是智常法師，因為他有前面下的功夫，七八歲的時候就志求見性，自己一直不斷的用功，時間到了，祖師臨門一腳---說了個偈，他馬上就被點化開來。

智常法師他又有第二個問題，我們來看看。

【智常一日問師曰。佛說三乘法。又言最上乘。弟子未解。願為教授。】

他說：我聽說有三乘法。哪三乘呢？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這三乘？聽說還有最上乘。就應該有四個了。

【師曰。汝觀自本心。莫著外法相。法無四乘。人心自有等差。】

六祖大師怎麼說？他說：沒有所謂的四乘，說三說四都只是方便說。

【見聞轉誦是小乘。悟法解義是中乘。依法修行是大乘。萬法盡通。萬法俱備。一切不染。離諸法相。一無所得。名最上乘。】

第一種，見聞轉誦是小乘。像是每天讀誦《地藏經》；《普門品》等等。誦讀經典，誦聞經典，這是小乘。

來看看自己是屬於哪一類型的修行人？聽到經典，每天就去誦它；甚至聽到布施行善，也去做做善事，像是鋪橋造路，幫助別人，做做自己的功課，這是屬於小乘。我們不是都說自己是大乘的行人嗎？

第二個中乘，是明白佛經所說的義理。我們今天早上法會誦《地藏經》，《地藏經》是一部因果經，告訴我們應該要恭敬經典。恭敬經典的果報是聰明，不殺生的果報是會健康長壽，它是一部因果經。明白了經裏頭的意義，明白佛法，能夠跟人家解釋：佛教教我們應該要孝順父母，教我們應該慈悲不殺生等等，這是明白經意。中乘是明白道理轉述給其他人，令人也明白。

實實在在去修行，這是大乘闡述的道理。因此六度萬行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等，我們可以如實去修行，這是大乘。再者如果能修而無修，念而無念，天真本然去做，一切法不染。即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；離一切相又即一切法，這就是最上乘。

我們現在問問自己，自己是屬於哪一乘的？雖然我們自己說我們是大乘的行者，是不是真的是大乘？自己心裏琢磨琢磨。

各位，我們剛完成華嚴法會，《華嚴經》裏面說「猶如蓮花不著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。」是屬於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？還是最上乘的佛乘？蘇東坡說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。」就是不管人家讚美我也好，對我誹謗也好，我從來沒有兩頭的計較，這應該是屬於哪一乘？一切法不染，對不對？《華嚴經》講的「猶如蓮花不著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。」異曲同工之妙，也是屬於最上乘的佛乘。

【乘是行義。不在口爭。汝須自修。莫問吾也。一切時中。自性自如。】

由這個地方就可以知道，六祖大師鼓勵我們做最上乘的佛教徒。所謂的乘，就是運載，車子的輪會走嘛，所以它是行的意思。當車子越大，就可以承載更多的眾生。由此可知，經律論不是把它拿來讀讀的，要在日常生活裏面運用的。

乘，是行的意思，就要徹底去做的，不是嘴巴講的。所以一切時中，自性自知。《入道要門論》裏面講什麼是大乘、最上乘？中間的分別是什麼？「大乘者是菩薩乘。最上乘者是佛乘。」證得了菩薩乘，得到了湛然常寂，可是好像沒有修一樣，這個就是佛乘。

【僧志道。廣州南海人也。請益曰。學人自出家。覽涅槃經。十載有餘。未明大意。願和尚垂誨。師曰。汝何處未明。曰。諸行無常。是生滅法。生滅滅已。寂滅為樂。於此疑惑。】

我們接下來看志道法師。志道法師請問六祖大師：在《涅槃經》裏講，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」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。

我們先來看這四句偈是怎麼來的。釋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時候，有一世做婆羅門，他住在深山裏面，非常用功修行，用功修行呢就震動了天宮。

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《封神榜》，《封神榜》裏邊女媧神住在天宮，商紂王有一天看這個女神雕像，就動了淫念；他一動念，天宮馬上也搖動了。

所以天上人間互相感召，由於婆羅門非常勇猛的用功，就驚動了天帝。

這天神帝釋一想：不得了，這個人這麼用功。於是化身做了羅刹鬼，來試驗試驗這個修行人。

羅刹鬼就說了一句話：「離怖畏如來曾經講過『諸行無常。是生滅法。』」他只講了一半，就沒講了。修行人一聽：誰在這裏講話？一看，原來是羅刹鬼。羅刹鬼長的很難看，但是修行人一心想要知道，下半偈。

婆羅門說：「你只講了一半，可不可以跟我講另外一半？」羅刹鬼就說：「我是替離怖畏如來，遠離怖畏、遠離驚恐的這一位如來講的這句偈。」他說：「你可不可以給我講下半偈？」羅刹鬼說：「可以，可是我現在肚子很餓，我沒有力氣說。」

婆羅門就說：「我可以供養你，你想要吃什麼？」「想要吃熱熱的肉。」他就說：「我可以供養你，但是你一定要跟我講下半偈。」羅刹鬼就說：「好。那我怎麼知道你不會反悔，你說要把身體供養我？」婆羅門就說：「我對著佛菩薩跟你保證。」以前人可以這樣子互信的啊！

羅刹鬼就說：「諸行無常。是生滅法。生滅滅已。寂滅為樂。我說完了，你可以給我吃了。」婆羅門說：「你等一等。」「你反悔了？」「我沒有反悔。我想，這麼好的一個偈，只有我一個人聽到，太可惜了。你可不可以等一等，我把這四句偈刻在樹上，好讓後人跟著修。」

羅刹鬼就說：「好。」等他把四句偈刻在樹上，羅刹鬼就說：「好了，你現在刻完了，可以把身體供養我了。」結果婆羅門就說：「等一等。」「你又反悔了？」「沒有，因為樹上的偈經過風吹日曬雨淋，幾年後它就會毀壞，不長久；你可不可以讓我刻在石頭上面？」羅刹鬼就答應他，讓他刻在石頭上面。

刻完以後，婆羅門就說：「好了，你可以吃我了。」他把眼睛一閉，等著羅剎鬼來吃他。剎那間羅剎鬼就恢復成帝釋，升到虛空說：「你真是一個真正的修行人。」這就是「雪山半偈」的故事。

我們再回到志道法師，志道法師說我不明白這四句偈的意思。

【師曰。汝作麼生疑。】

六祖大師就說，你哪一個地方有疑問。

【曰。一切眾生皆有二身。調色身法身也。色身無常。有生有滅。法身有常。無知無覺。】

他說，一切眾生都有色身跟法身。色身，就是肉身。法身，就是如來藏性。色身會生滅，所以是無常的，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往生了，就死了，是無常的，有生有滅。可是如來藏性，不管我們換來什麼樣的軀體，他一直都是跟著我們。它無形無相，無知無覺。

【經云。生滅滅已。寂滅為樂者。(涅槃經,聖行品)不審何身寂滅。何身受樂。】

但是後面半句偈講「生滅滅已。寂滅為樂。」我不明白到底是色身受樂，還是法身受樂。

【若色身者。色身滅時。四大分散。全然是苦。苦。不可言樂。若法身寂滅。即同草木瓦石。誰當受樂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。】

他說：如果是色身受樂，想一想看，死的時候，不是四大分張嗎？是樂還是苦？全然是苦。如果說是法身受樂，剛剛講說法身是無形無相的，無知無覺的；那無知無覺，就跟木頭一樣，跟拜墊一樣了。怎麼會有樂呢？所以我不明白這個道理。

【五蘊是生滅之用。一體五用。生滅是常。生則從體起用。滅則攝用歸體。】

接下來又說，如果五蘊身體眼耳鼻舌身從如來藏性變化出來的，所以一生下來，就有眼睛、耳朵、身體，等我們死了以後，五蘊又會歸回到法身去。

【若聽更生。即有情之類。不斷不滅。若不聽更生。則永歸寂滅。同於無情之物。如是。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。尚不得生。何樂之有。】

假設說，身體在我們死了以後，還會再投生，再投胎轉世、投胎轉世.....。如果是這樣子的話，會一直不斷的生滅。一直不斷的生滅，會不會是快樂的？沒有。如果說，不會再投胎了，這一往生之後，再也不可能投胎了，就歸回到法身法性了，就同草木一樣，還有什麼快樂？

他的疑問在這裡。大家想一想，他說的好像挺有道理的，如果我們生命死了以後，我們還會重生，一直不斷的重生，就一直不斷的在生滅、生滅，是不是沒有樂？可是如果不會再回來了永歸寂滅，就跟草木一樣。兩個都一樣，沒有快樂可言，這個是疑問所在。

【師曰。汝是釋子。何習外道斷常邪見。】

看看六祖大師怎麼回答。他就說，你是一個出家人，你怎麼會有外道的斷跟常的邪見呢？

【而議最上乘法。據汝所說。則色身外別有法身。離生滅求於寂滅。】

在最上乘裏面，法身跟色身是一體的，你現在把它分開來，跟一般的世俗人一樣。一般的世俗人是怎麼樣呢？有所謂的色身可以受用快樂，所以我們一直不願意死，就想要長生不老，要追求快樂，耽著快樂；不明白這個五蘊和合的身體是虛妄的。

【又推涅槃常樂。言有身受用。斯乃執吝生死。耽著世樂。汝今當知。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。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。好生惡死。念念遷流。不知夢幻虛假。枉受輪迴。】

佛陀慈悲，有所謂的涅槃四德。我要問大家的是，涅槃四德常樂我淨的樂，跟我們一般講的快樂的樂一樣嗎？不一樣。我們世俗所說的快樂，我今天很快樂，因為老闆給我加了薪水。

這個快樂，是恆常的快樂還是對待的快樂？是對待的。假設說，今天的中餐很好吃。意思說以前那個不是那麼好吃，所以才襯托出今天的好吃。這輛車開起來很舒服，意思是說以前的不舒服。相比較過來的，對不對？所以世俗的快樂是相對待比較來的，當這個快樂被抽走了以後，就會變成不快樂，就會變成苦惱了。

【以常樂涅槃。翻為苦相。終日馳求。佛愍此故。乃示涅槃真樂。剎那無有生相。剎那無有滅相。更無生滅可滅。是則寂滅現前。當現前時。亦無現前之量。乃謂常樂。此樂無有受者。亦無不受者。豈有一體五用之名。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。令永不生。斯乃謗佛毀法。】

佛陀所說的寂靜常樂跟世俗所說的生滅快樂一樣嗎？對待的快樂一樣嗎？所謂常樂我淨的樂，沒有一個生相，自然也沒有一個滅相，沒有一個受樂的體，也沒有一個不受樂的。就因為這樣絕對的寂滅，所以才是常樂。如果是一個對待出來的，是因為苦把它襯托出來的樂，就是一個生滅，短暫的樂。所以只有不生不滅的，沒有一個受跟不受，不執著、絕待的才是真的。這樣子的常樂我淨才是永恆的。

【無上大涅槃	圓明常寂照	凡愚謂之死	外道執為斷
諸求二乘人	目以為無作	盡屬情所計	六十二見本
妄立虛假名	何為真實義	惟有過量人	通達無取捨
以知五蘊法	及以蘊中我	外現眾色像	一一音聲相】

接著六祖跟他講了一個偈，說：所謂的無上大涅槃是圓明常寂照，它是如如的。一般凡夫認為死了以後，有所謂的涅槃，有死就有生，是對待法。外道執為斷，斷跟常又是一個對待法，這些全部都落在知見裏面。

【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】

只有心都平等，沒有對待，沒有過去、現在跟未來，沒有這些，才能夠如如。

**【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
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
吾今強言說 令汝捨現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】**

好，這裏「常應諸根用」，我們的如來藏性可以起隨緣的作用，又不起用的想。「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，」這裡跟永嘉大師講的「恰恰用心時，恰恰無心用，無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無。」這兩個的意境是一樣的。

接下來我們要看，一花開五葉的其中一位禪師。

一花開五葉，請問，一花是誰？開了臨濟宗、曹洞宗、沩仰宗、雲門宗、法眼宗，這五個禪宗的教派，請問祖師爺是誰？六祖嘛！對不對？六祖的門下就有這幾個派別。我們要介紹的是其中一位---行思禪師。

青原行思禪師，他開創曹洞宗。行思禪師在小的時候，跟剛剛那位志常法師一樣，就希求佛法，對佛法很感興趣，小時候也不是那麼愛講話，後來到了六祖的座下。

六祖年紀大了，快要入滅了。座下有一個沙彌叫希遷，一天去祖師室，請問六祖大師，說：「祖師百年之後，請問我要依止誰繼續用功？」六祖跟他講：「尋思去。」就這三個字。

六祖百年之後，這位希遷禪師成天就靜坐。老喜歡找一個地方安安靜靜的地方，成天就這麼坐著，因為祖師跟他講尋思去嘛，所以他就依教奉行囉---靜坐冥想。

有一天首座看不過去了，說：「你一天到晚坐著，到底在做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祖師說他百年之後叫我尋思去，所以我的功課就是靜坐冥思。」

首座說：「哎呀，你誤會祖師的意思了。你不是有一個大師兄，叫作行思，行思禪師，你應該去依止你的大師兄。」哦，他一聽豁然開朗---所謂尋思去---原來是去找行思禪師依止，行思禪師在湖南青原的地方弘化。

我們中國人有一個習慣---我們尊敬一個人，不會直呼他的名諱，一般來講就以他的住處為名；比如我們說永嘉大師，永嘉不是法師的名號，是溫州永嘉，是住的那個地方，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習慣。

行思禪師他是來求印證的。我們看，到祖師那個地方去，祖師問的第一句話，一定都是這樣：「你從哪裏來？」

【遂問曰。當何所務。即不落階級。】

行思禪師問六祖大師：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。我應該要修什麼法門，才不落階級？

階級，就好像樓梯一階一階。那意思是什麼呢？講的是修行的階位。第一個阿僧劫會經歷十信、十住、十回向、十行等等；接著再進入第二大阿僧祇劫，就是一地到七地；第三阿僧祇劫再繼續修。這個就是所謂的階級，一個一個的階位。可是在禪宗裏面不是講階級的，在禪宗裏面講的是見地，講的是頓悟的法門。

所以一來他就馬上問，應該修什麼法，才是頓法呢？

【師曰。汝曾作甚麼來。】

六祖就問他說：你平常都做一些什麼功課啊？

【曰。聖諦亦不為。】

他回答說：聖諦亦不為。不為，所以他不是落在有為上，說的是我連聖諦都沒有執著；我連四聖諦、十二因緣、六度萬行、什麼第一義諦，我都不為，統統都是無為的。一問一答之間就知道來的人不是泛泛之輩。

【師曰。落何階級。】

一聽，六祖就知道，這個人已經有消息了。就說，那這麼說起來，什麼是修行的階位？

【曰。聖諦尚不為。何階級之有。】

他說：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。我連第一義諦，我連佛在我面前我都不執著了，「有佛處也不執著，無佛處急急走過。」就是這樣子了。

【師深器之。令思首眾。】

六祖大師就印證他了。令思，令行思禪師做首座和尚。首座和尚，就在方丈、住持之下就是首座和尚。

之後他回到吉州青原山，青原行思禪師的名號就是這樣子來的。

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影片。[39:27——40:50影片](#)

大家記住石頭希遷是行思禪師座下，等一下我要說石頭希遷禪師。

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不落階級。有一個故事，還記得德山宣鑒法師嗎？就是一生讀誦研究《金剛經》的法師，還作了《青龍疏鈔》。還記得我說的那個故事嗎？記得也好，不記得也好，我們來看看。

有一天他生病了，有一個僧人去問病：「你都已經是大和尚了，還會生病嗎？」「還有不病的沒有？」意思之間說是肉體生病了，有沒有沒有生病的？

德山禪師不假思索的說：「有啊，有那個沒有生病的。」來問病的僧人很好奇：「怎麼是不生病的？」你看德山禪師怎麼說？他二話不說地大聲呻吟：「哎呦、哎呦痛死我了，痛死我了。」什麼意思？他意思是說，有病的這個肉體，也就是內心不生病的那個。有沒有兩樣？沒有兩樣。這就是禪宗。聽懂嗎？不懂？懂。果英點點頭，那我們就可以過去了。

我們說黃金很貴重，人人都想要追求；尤其我們修學佛法的人，人人就想開悟，想成佛。我們都很想開悟，花開見佛悟無生，能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但是祖師說，如果我們對聖諦的執著放不下，跟凡情放不下是一模一樣的。《金剛經》裏面講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如果我們那個執著的心放不下，這都是凡情未盡，偷心未死。所以一直要到「聖諦亦不為」的時候，才是斬釘截鐵的把執著統統去得乾乾淨淨。這個請在今天回去的路上參一參。

【懷讓禪師。金州杜氏子也。初謁嵩山安國師。安發之曹溪參叩。讓至禮拜。】

接下來一個禪師，懷讓禪師。他是金州人，金州在哪一個地方？金州是屬於玉門關，我們在古書裏面會聽到金州客、金州客，大概就是從玉門關那個地方來的。好，我們來看看。

【師曰。甚處來。曰。嵩山。師曰。甚麼物。恁麼來。曰。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】

祖師說：你從哪裏來？他說：從嵩山啦。祖師又說：那是什麼東西，從哪一個方

向來的？他回答是說：說一物即不中。

這個地方，因為是高手過招嘛，他們知道彼此在說什麼。描述嵩山是一個什麼樣的形狀，你怎麼樣描述？你要描述我現在是一個什麼東西，怎麼描述？說一物即不中。因為我如果說我是從東邊來的，你就有一個西邊跟它對應，如此一來就落入了對待，對不對？我如果從大這個地方著手，那自然就是因為小把它烘托出來，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嘛，落入了一個對待。所以你要說是一個東西，它一定是落到兩頭的。好，所以六祖就繼續要點撥他。

【師曰。還可修證否。曰。修證即不無。污染即不得。】

然後他又說：還有沒有修證？

我的問題來了，我們在這個禪宗裏面不是講，自性本自具足嘛，為什麼懷讓禪師說「修證即不無，染污即不得」？在宗門裏面不是說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為什麼他又說修證即不無，意思說修證是有修證的。這個是高手的問題，重點在「染污即不得」。什麼是染污？瞋恨心啊、貪心啊、邪知邪見啊，這個就是染污心，染污心即不得。

但是有修有證啊，如果說沒修沒證得話，那像什麼？方便說有修有證，到了有修有證的時候，還能不被有修有證框住的時候，那才是功夫。對不對？如果說沒修沒證的時候，那你不是又落入另外一個無厘頭嘛。所以真正每天去做這一個事情，沒有被法華轉，還是繼續念經；沒有被法華轉，是轉法華那才是工夫嘛。一樣是這個意思。

【師曰。只此不污染。諸佛之所護念。汝既如是。吾亦如是。】

六祖大師就印證他：就是這個不染污的心，是諸佛所護念的，你是這樣，我也是這樣。重點在「染污即不得」，心地是清清淨淨。我一說，又落到對待法裏面了，但是說還是要說---請大家記得：但有言說皆非實義。

【西方般若多羅讖。汝足下出一馬駒。踏殺天下人。】

六祖說，西方一印度---般若多羅法師曾經作了個預言，說你的徒弟中會出一千里馬，天下的人都沒有辦法跟他比，縱橫天下；他智慧，辯才廣大，所有人都對他心悅誠服。

【應在汝心。不須速說。讓豁然契會。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。】

六祖大師說：這個人出在你的門下。但你不要這麼早出來說法。懷讓大師領會了師父所教導的，在他的左右服侍了十五年。

請問，為什麼他叫他不須速說？你覺得呢，想一想啊？我們下來看這個影片。

50:08——52:20影片

看了這兩位祖師的影片。我們現在經常會聽到人說，江湖、江湖，這個江湖一語就是從禪宗來的。

剛剛我們看到懷讓禪師座下出了一匹壯馬，是馬祖大師在江西弘法。行思禪師座下也有一個出色的師弟是石頭禪師，他們是在湖南。江西、湖南，這兩個大派的禪風是完全不一樣的，一個是大破大立；另一邊的禪法是非常的綿密的。

但是這兩個門派的祖師爺彼此都有默契，如果在石頭禪師那個地方機緣不對的，他就會介紹他到馬祖道一的道場去參學；如果馬祖禪師覺得這一個來求法的人，他的機緣不在這地方，他就會介紹他到湖南的石頭禪師處。有時候修行的人就會遊走江湖，就是在江西跟湖南這兩個道場遊走參學，這是走江湖的由來。

好，有一個故事。有一個儒生，他準備要進京趕考，半路投靠旅館。那天晚上他就作了個夢，夢見房子白光萬丈。醒來以後他就去問人家、解夢嘛，因為要去進

京趕考，所以解夢看是吉祥不吉祥。有人就跟他說：「如果夢見滿屋子都是光的，那就跟佛有緣。」

不多久，他碰到了個和尚，和尚開口就問說：「你這麼匆匆忙忙的要做什麼去呀？」他說：「要選官去。不瞞您說，我要進京趕考，希望我能考上，以後就可以做官，所以我要選官去。」禪師就跟他講：「我看你的樣子選官不如選佛。」

就講這麼一句話，他馬上決定不要去參加科舉考試了，要選佛。於是請問：「哪裏是選佛場？」一開口就問到了核心點了。禪師說：「放眼當今天下，最好的選佛場就是馬祖法師那個地方。」於是他就奔到了江西。

一見到馬祖，他摸摸他的頭巾。意思說我是讀書人。祖師就問他：「你從哪裏來，你要做什麼？」他就說：「想要選佛。」他說：「哎，你的機緣不在這裏，到石頭那裏去。」於是就把他遣派到湖南去。

走到湖南，一見到石頭禪師，他一樣又拉拉他的帽子，我是讀書人。石頭禪師二話不說：「做工去。」當事人很老實！叫他去做工，一做就做三年，一句話沒講，做了三年。

有一天，石頭禪師宣布：「明天所有的人都拿工具到大殿集合，我們明天出坡去除草。」隔天整個廟上上上下下，大家拿著鐮刀拿著畚箕集合了；就只有這個儒生——後來的天然和尚，他拿了一盆水。人家是拿鐮刀拿畚箕要去除草，法師說要去出坡；他就拿一盆水，做什麼？洗頭。

祖師一看就知道了，笑一笑，他就說：「好，我幫你除草。」剃頭，就把他頭上的草給除了，幫他落髮出家了。出家了然後就要幫他說戒，說沒兩句他就耳朵捂著：「說太多了。」就走了。有見地了嘛。

沒多久，他就又從湖南到了江西，到了馬祖禪師那個地方。一進去僧堂，文殊師利菩薩不是有獅子坐騎嘛，他二話不說就跑去坐在菩薩的座騎上。

「哎呀，這個人怎麼這樣沒禮貌！」趕快去報告馬祖禪師。馬祖禪師出來一眼就認出他，三年前他介紹他到石頭禪師那個地方去。他說：「吾子天然。」禪師於是下了座騎就禮拜，謝法師給法號。此後大家就叫他天然和尚。

他非常感謝馬祖禪師介紹他到石頭禪師那個地方，因為對機嘛，所以他很快就有消息了。他回來報告，感謝他當時的點撥。這個是遊走江湖的經典故事，由此我們也可看出祖師和祖師之間的胸襟---毫無門戶之見。

有一次，Ivy 跟我講了一個有趣的事情，因為她常常參加法鼓山共修。有一次她在法鼓山禪修完了在穿鞋，有一位師姐就來跟她耳語：「哎，師姐、師姐，我好像在金佛寺看到你。」我說：「那你怎麼回答？」她就笑一笑。我說：「你怎麼不跟她說，原來你也是江湖中人。」都是在遊走江湖的嘛！這個廟走走，那個廟走走，遊走江湖。這是一個玩笑話。

我們接下來看另外一個求證的——永嘉大師。永嘉大師，也就是玄覺禪師，因為尊敬他，所以我們就用他住的地方來做他的這一個稱號。

【永嘉玄覺禪師。溫州戴氏子。少習經論。精天臺止觀法門。因看維摩經。發明心地。】

這些祖師要不很小就出家了，再不然就是自求見性。你看「少習經論。精天臺止觀法門。因看維摩經。發明心地。」已經都發明心地了。

【偶師弟子玄策相訪。與其劇談(劇談、暢談也) 。出言暗合諸祖。】

有一次，六祖的弟子玄策禪師跟他暢談，當下覺得他的說法跟祖師的意思都非常的契合。

【策云。仁者得法師誰。曰。我聽方等經論。各有師承。後於維摩經。悟佛心宗

。未有證明者。】

所以就跟他講：你的師承哪裡？永嘉大師就說：我聽過很多的大乘經論、方等經論，是各有師承。後來看《維摩經》我就悟了心地。大家知道唐朝佛法非常的鼎盛，那時候各家各派，比如華嚴宗啊，天臺宗等等，各各宗派研究風氣興盛。

【策云。威音王已前即得。威音王已後。無師自悟。盡是天然外道。曰。願仁者為我證據。策云。我言輕。曹溪有六祖大師。四方雲集。並是受法者。若去。則與偕行。】

玄策法師就跟他講：威音王是第一個佛，在第一個佛之前，你可以這樣子；但是威音王佛之後，沒有人給你印證，就是天然外道。他一聽就說：法師，請你給我印證。他回答說：我人微言輕，分量不夠，你應該要去找六祖。所以他就跟著玄策法師一起來找六祖。

【覺遂同策來參。繞師三匝。振錫而立。】

一看到六祖，他振錫而立。以前出家人拿著錫杖。祖師殿那裡有一根錫杖。一般來講見到這個祖師應該要頂禮的，他卻沒有頂禮。

【師曰。夫沙門者。具三千威儀。八萬細行。大德自何方而來。生大我慢。】

問：你從哪裏來，為什麼生大我慢？

我們先來看這個影片，再來看他們中間的對話。

63:11，影片

【覺曰。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】

永嘉大師。因為六祖跟他說：你從什麼地方來？為什麼沒有頂禮，生大我慢？他

說：生死在呼吸之間，生死事大無常迅速，我沒有時間來做這個事情。

【師曰。何不體取無生。了無速乎。】

六祖大師說：如果能夠體悟無生無死的道理，就沒有無常的問題。所以他說何不體取無生。了無速乎。你看，高手之間的對話是這樣乾脆俐落。

【曰。體即無生。了本無速。】

永嘉大師說：我已經知道了，我完全明白。

【師曰。如是如是。玄覺方具威儀禮拜。須臾告辭。】

於是六祖說：如是如是。玄覺大師禮拜了六祖大師以後，說要告辭了，要回家了。

【師曰。返太速乎。曰。本自非動。豈有速耶。】

六祖大師就說：你為什麼這麼快走啊？永嘉大師說：我本來就沒有動。

請問，他從溫州浙江到廣東六祖這裡，他怎麼說「本自無動，豈有速耶。」他說的無動，是心還是指他的身體？他的心沒有動過。

【師曰。誰知非動。曰。仁者自生分別。】

六祖說：你說沒有動，那誰知道？永嘉大師說：是你自己分別，我心裏如如不動，是你自己起分別。

【師曰。汝甚得無生之意。曰。無生豈有意耶。】

六祖大師又說：嗯嗯，孺子可教也，汝甚得無生之意。永嘉大師還不放過，他說：無生豈有意耶。所謂意就是落到分別意識裏面了。

【師曰。無意誰當分別。曰。分別亦非意。】

高明就在這個地方，在他的如來藏性裏面如如不動。如果他完全都沒有分別，就跟草木一模一樣；有自性的分別而不執著，不落到兩邊，這才是真道。

【禪者智隍。初參五祖。自謂已得正受。庵居長坐。積二十年。】

接下來是智隍禪師，他去參五祖以後，自己就常坐，坐了二十年之久。

【師弟子玄策。遊方至河朔。聞隍之名。造庵問云。汝在此作甚麼。隍曰。入定。策云。汝云入定。為有心入耶。為無心入耶。】

有一天，玄策禪師碰到他，點撥點撥他，就問他說：法師，你已經坐了二十年了，請問你坐的時候，是有心入定還是無心入定？大家想一想，我們打坐的時候，是有心入定還是無心入定？

【若無心入者。一切無情草木瓦石。應合得定。】

如果是無心入定，沒有心，入到這個禪定裏面，就跟桌子一樣啊，沒有心；我們說電腦它沒有心，所以就常常在定中了？

【若有心入者。一切有情含識之流。亦應得定。】

玄策禪師又說：如果是有心入定的話，豬狗貓羊有心，牠們是不是也都在入定啊？

【隍曰。我正入定時。不見有有無之心。】

這位坐了二十年的法師一聽，不對；智隍禪師於是說：我在入定的時候，沒有有跟無，就是空了，我的心是空的了；他說，我在入定的時候不見有跟無的心。

【策曰。不見有有無之心。即是常定。何有出入。若有出入。即非大定。隍無對。】

玄策禪師接著說：如果你在打坐入定的時候，沒有有跟無的心，那就是常定了，因為你都沒有見到有跟無嘛，意思之間就是一直在定裏面，那怎麼會有人跟出？如果有人跟出，那就不是大定。他坐了二十年了，被人家這麼一棒打下去，心裏頭一定起糾結：哎呦，這二十年的工夫，怎麼就這麼不堪一擊呢？

【良久。問曰。師嗣誰耶。策云。我師曹溪六祖。】

過了很久。智隍禪師就說：請問法師，你是跟誰學的？他說：我的老師是六祖大師。

【隍云。六祖以何為禪定。策云。我師所說。妙湛圓寂。體用如如。五陰本空。六塵非有。不出不入。不定不亂。禪性無住。離住禪寂。禪性無生。離生禪想。心如虛空。亦無虛空之量。】

請問，你的老師都教你什麼？玄策禪師就說：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，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亂，離住禪寂，離生禪想。

先解釋一下，這個禪性本來就沒有生滅，所以不可以生於禪想：我在坐禪，有禪想，有所得失心；生了禪想：我要生到四禪天，我要生到非非想處天。有一個入出的心，就不是真定，不是大定。

【誠如所言。汝但心如虛空。不著空見。應用無礙。動靜無心。凡聖情忘。能所

俱泯。性相如如。無不定時也。】

六祖大師他就說：只有不著空見，應用無礙，動靜無心，凡聖情忘，能所俱泯，這個才叫定。

【隍於是大悟。二十年所得心。都無影響。】

他聽了六祖這麼一個開示，二十多年都存有人定出定的心，現在他把這個執著放下了。

我現在要問大家的是，我們修行還要念經嗎？還要念佛、還要打坐嗎？請問，禪定一定要靠禪坐的工夫嗎？還需不需要念《法華經》？還需要。禪坐還需不需要坐？還需要坐。所以坐有修有證，可是「染汙心即不得」，重點在這個地方，因此還是要禪坐。禪坐不是坐在那個地方才叫禪坐，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裏面講的「行也禪，坐也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。」在行住坐臥之間，能夠隨時都保持一個明了的心，菩提心，隨時就在禪坐裏面。

接下來我們來看方辯禪師，大家看。

【一僧問師云。黃梅意旨。甚麼人得。師云。會佛法人得。僧云。和尚還得否。師云。我不會佛法。】

有一個人來拜見六祖，問：五祖的衣鉢、五祖的法什麼人得？這個問答真好。六祖大師：會佛法的人得。他於是又問：請問和尚，你得了五祖的法了沒有？他回答說：我不會佛法。

【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。而無美泉。因至寺後五里許。見山林鬱茂。瑞氣盤旋。師振錫卓地。泉應手而出。積以為池。乃跪膝浣衣石上。】

有一天，六祖想把衣，洗一洗，所以就到寺後面找一乾淨的泉水。他錫杖一拄下

去，泉水就應聲出來了，他在那個地方洗祖衣。

【忽有一僧來禮拜。云。方辯是西蜀人。昨於南天竺國。見達摩大師。囑方辯速往唐土。】

忽然有一個和尚前來拜見，他叫方辯是西蜀人。大家請看：昨天在南天竺國，見達摩祖師。南天竺就是相當於現在的印度啊。

達摩祖師，請問是什麼時候的人？達摩祖師是梁武帝時候的人。梁武帝的時候，我們取一個整數，是公元五百年，六祖大師大概是公元七百年，他們相差兩百年的時間。他說昨天在南天竺看見了達摩祖師，達摩祖師不是已經入涅槃了嘛？他怎麼會在印度看到他呢？兩百年了，你相信他能活這麼久嗎？

師父曾經講過這麼一個故事，就是三緣寺的常仁法師，我們的師伯公常仁法師，他守了六年孝。守孝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！你看，他們就是守在墳那個地方，也沒有電腦可以看，整天坐在那裏六年啊！

想想看我們在禪堂裏面，不要說坐六年，坐六天，要這樣子行行走走。說去打個禪七，或是打個佛七，忍耐不要去看手機，都極其勉強。滿七了，不就趕快洗澡，吃飯，就是去看簡訊什麼的，是不是？用這樣去推想，守孝的人那個定的工夫真是了不得，常仁大師整六年的時間就守在墳的地方，可能就是念念經，打打坐，沒有什麼欲望，這功德真是不可思議。

那時候他守孝快要圓滿了，有一天他想：等守孝圓滿，我就到山上去修行，那個地方有很多的修行人。就這麼一想，隔天來了個人，那個人也沒開口講話，就這麼跟他心念溝通。說：你不要去山上修行，你的機緣在這裡，等你守孝圓滿了以後，你留在這個地方度化眾生。這個人說完以後就不見了。他在晚上做夢，夢見是誰來跟他指示的？六祖大師。

所以證悟的人的世界沒有時空，他在兩百年後在印度看到達摩祖師，應該不是什

麼出奇的事情了。

我們順便來講一下這個衣。大家如果受了五戒或是菩薩戒，你們也有縵衣，你們的衣跟出家人的衣不一樣的地方，是出家人的衣有割截，你們的是整一片的；請看這張圖片出家人的衣有幾種不同，一條一條的。你看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塊，這個叫五衣。我現在穿的就是七衣。最尊貴的是九衣，也叫作大衣，是去王宮說法，或者重大的事情時，才穿這個大禮服。

這個衣的相，是阿難尊者請問佛陀，它應該以什麼為相？我們把它叫作田相，田地的田，田相。田，意思是如果辛勤的耕它，努力的除草啊、施肥啊，植物就會長得很好。我們的菩提田也是一樣，如果我們辛勤經營，那菩提果就會長得很好，同時也是給世人種福田，因此我們把這個衣叫作福田衣。

你看，它有一個共同的相，這個是一長一短，一長一短，有沒有？這個是兩長一短，有沒有？意思是什麼？聖法，要不斷的增長；俗染，染汙心要不斷的減少，這是取它的意思。長的意思，就是增長我們的菩提心、我們的聖法、我們的修行，每天不斷不斷的增長；那個短的意思，就是我們的雜染心，每天不斷不斷的減少，取這個意思。

【上人攻何事業。曰。善塑。師正色曰。汝試塑看。辯罔措。過數日。塑就真相。可高七寸。曲盡其妙。師笑曰。汝只解塑性。不解佛性。】

我們再回來看方辯法師。祖師就問他說：你最會什麼？他說：我最擅長的就是雕塑。所以六祖就說：那你就雕個來看看。方辯真的就雕了個六祖的像，大概七寸高，雕得非常好。六祖一看他就說：你瞭解了雕的性，可是你不解佛性---佛性的體。

【師舒手摩方辯頂。曰。永為人天福田。師仍以衣酬之。辯取衣分為三。一披塑像。一自留。一用椀裏。瘞地中。】

他摸摸方辯的頭，就說：永為人天福田。給他加持。因為方辯他幫他雕像，六祖大師就把衣給他做酬勞。方辯一拿這衣，就把它分作三份，一份披在雕像的上面，一份自己留下，一份就把它用棕櫚葉包一包，埋在土裏面。

【誓曰。後得此衣。乃吾出世。住持於此。重建殿宇。宋嘉祐八年。有僧惟先。修殿掘地。得衣如新。像在高泉寺。祈禱輒應。】

然後他就發誓說：如果得了這個衣，也就是他投胎再轉世，住持在這個地方；他埋衣的那個地方他會重蓋一間廟宇，並傳六祖的法。他們講的時候是唐朝，大概是六百年到九百年，到了宋朝的時候一千一百年左右，就有一個僧人叫作惟先，真的在那個地方掘地。結果一挖，就挖到了他埋在地下的這一份衣，於是他就在那個地方蓋廟宇。

最後一個，就要考考大家了。有一個僧人叫臥輪禪師，他講了一個偈頌：

**【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
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】**

臥輪有伎倆：我臥輪有方法，我了得，我有修行。能斷百思想：我什麼都不想了，沒有妄想，什麼都不想。對境心不起：不管任何的境界來，我心都不動，我的菩提心每天每天不斷的增長。

你說，他是不是有工夫啊？真有工夫啊！我們會不會斷百思想？我們常常妄想很多，是不是法師有工夫？他對境心不起啊，心都不會動。

**【師聞之曰。此偈未明心地。若依而行之。是加繫縛。因示一偈曰。
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
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】**

結果六祖一聽，知道他沒有見性，也就說了一個偈頌，他說：惠能沒伎倆，不斷

百思想。臥輪他說，臥輪有伎倆，意思是有的是修行的工夫，能夠把所有的妄想都斷了。六祖他說惠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。

你說誰的工夫高？臥輪禪師的工夫高，還是惠能法師的工夫高？為什麼？他不是沒伎倆嘛！不斷百思想，他還有沒有妄想需要斷呢？他沒有妄想需要斷了。臥輪禪師還需要斷百思想，六祖大師已經沒有需要斷他的妄想了。然後「對境心數起」，「對境心不起」比較好，是不是？對境心不起的時候，是不是又跟草木一樣？六祖大師他「對境心數起」，但是真心如如不動，他沒有隨著境轉，沒有隨著物轉，能轉物的就是如來。所以菩提心要怎麼長就怎麼長。是不是六祖的境界高？

我們不是說禪宗講的是見地嗎？講的是只破不立嗎？請問，六祖要破臥輪禪師，破他哪裏？他著在哪裏？他著在有上面，我有工夫嘛，我有伎倆嘛。對不對？他要用「無」要來破他的「有」。禪宗講的就是著在哪裏，就破他哪一個地方。

惠能沒伎倆：說沒伎倆就是無作妙用，他已經到無功用地步了。

不斷百思想：本來沒有思想，所以也就不需要斷了。永嘉大師也講「不求妄想不求真」，對不對？

對境心數起：因為他的心像一面乾乾淨淨的鏡子。乾乾淨淨的鏡子「事來則應，事去則淨。」他完全就是鏡子一樣，該起反應的時候，就起反應，事情過了心平如水。所以這是工夫。

菩提作麼長：菩提心不增不減就是這樣子的如如。蓮池大師說：我們現在所謂的不斷百思想，跟六祖大師的不斷百思想工夫是不一樣的。我們現在還是要作工夫，還是要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。

阿彌陀佛！